

SHIJIEWENXUE
CONGKAN

世界文学丛刊

13

夜
驰
白
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乐云

封面设计：何燕明

481

世界文学丛刊第十三辑

夜 驰 白 马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2插页 329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42 定价：1.30元

编辑说明

保加利亚当代著名作家帕维尔·维任诺夫的中篇小说《障碍》在《世界文学》1981年第3期上译介以后，颇受欢迎。有些读者给编辑部写信，希望能看到这位作家更多的作品。为此我们选译了帕·维任诺夫的长篇名著《夜驰白马》作为这一辑《世界文学丛刊》，以飨读者。

帕·维任诺夫是保加利亚享有盛誉的老作家，曾四次获得季米特洛夫文学奖金。他1914年生于索非亚，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参加编辑《工人文学阵线》、《盾》、《文学评论》、《艺术与批评》等进步刊物。战争期间随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军当战地记者，主编《前线战士报》。战后担任过《黄蜂》、《九月》、《火焰》等刊物的编委。1954年起任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副总经理兼文艺部主任，1950年当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文艺刊物《现代人》主编。

帕·维任诺夫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坛，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写出了大量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还写了不少科幻小说、电影文学脚本和小品文。在艺术实践中，他表现出勤奋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因此能将自

己的创作不断推向新的水平，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尤其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维任诺夫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写出了许多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星星在我们的顶空》（1966）、《夜驰白马》（1975），中篇小说《障碍》（1976）、《白色的四脚蛇》（1977）等。这些作品通过多种题材，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生活，探讨复杂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星星在我们顶空》以法西斯监狱为背景，写一群囚徒的生活。主人公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革命老人，由于狱方错杀了一个青年，他得以活了下来。但事情发现后，他仍被处死。小说着重描写他临刑前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忆，揭示反法西斯斗争的正义性。《障碍》写中年作曲家曼内夫同年轻姑娘多罗特娅的一段经历。多罗特娅身世不幸，在环境的摧残下精神有些失常，但她纯朴、真诚，而且具有超人的力量，能感知别人的思想，并能自由地在星际飞翔。曼内夫结识多罗特娅以后，对她逐渐产生了感情。但他是一个只会按传统方式思维的人，对多罗特娅水晶般明净的心灵和迥乎寻常的能力缺乏理解，结果断送了年轻姑娘的性命。小说将幻想与现实糅合在一起，采取象征性比喻手法，用“飞”以象征女主人公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并通过这个人物的不幸遭遇，谴责造成她的悲剧的种种社会因素，批判人们头脑里存在的因循守旧、平庸自私的陈腐观念。在《白色的四脚蛇》里，作者刻画了一个智力惊人但性情凶残的神童形象，描绘了这个畸形物的成长过程和犯罪心理，说明智力的片面发展会造成何等可怕的后果。

长篇小说《夜驰白马》在帕·维任诺夫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1975年问世后立即受到保加利亚广大读者的

欢迎，成为保文坛的一件大事。保评论界也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小说是保加利亚散文创作的一个“突破”，赞扬它“揭示了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诸类矛盾”。小说于1976年获得季米特洛夫文学奖金。

帕·维任诺夫是一位以描写城市题材和知识分子生活著称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以情节见长，而以人物刻画取胜。

《夜驰白马》的主人公乌鲁莫夫是一位在老年学和癌症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的著名生物学家。小说从他晚年丧妻到他本人猝然去世为止，叙述了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但全书穿插着主人公的回忆，实际上写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富有感染力地塑造了一个正直、善良的科学家的形象。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奉行着一条宁可吃亏也不能玷污做人尊严的处世哲学。小说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他暮年的孤寂和他不幸的婚姻关系。小说的另一条线是写乌鲁莫夫的外甥和助手沙绍，写他的才赋和他同女大学生克丽斯塔的恋爱。作者通过乌鲁莫夫同沙绍两人对待科学事业、个人生活以至两性关系所持的不同态度，揭示两代人的道德差异，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保加利亚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

小说系根据保加利亚日丹诺夫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夜驰白马》原文译出。

按：正当本辑丛刊即将付印之际，传来了帕·维任诺夫于1983年12月21日逝世的消息。我们谨在此对这位杰出的保加利亚作家表示深切的悼念，并以他的代表作《夜驰白马》中译本的出版作为对他的纪念。

第一部

—

午夜早已过去，院士依旧在工作。夜间的空气掺和着河渠里那股碱水的气味，不时从敞开的窗户中涌了进来，而渠水则在那石砌的河床里缓缓地流动着。此刻，周围已是万籁俱寂，很象外省乡镇的夜晚，简直听得到垃圾箱里田鼠的窸窣声和村狗睡梦中的呵欠声。只是间或有那么一辆迟归的轿车，闪亮着龙眼般的红色车灯，拖着污浊的油烟尾巴，在街道上呼啸而过，随后便把汽油味久久地留在树丛的枝叶里。约摸两点钟，洒水车驶过大街。洒水的声音如同春天的夜雨沙沙作响，坑坑洼洼的花岗石路面顿时水光闪闪。不一会儿，这里的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院士既没有觉察到这些声音，也没有闻到什么气味。从侧面看，他的脸色有些发黄，但仍然是那样肌肤细润，轮廓鲜明；虽说不上生气勃勃，却也不显得十分疲惫。他的姿态有如色雷斯坟墓^①中溘然长逝的贵族，带着一种忧戚而高贵的神情，不过他的整个外表看起来还是有些苍老和虚弱。那些象征着安逸、平静和持久的暗褐色古老皮沙发和陈旧书籍，似乎都属于遥远的、早已逝去的、只有在夏天的深夜才象幽

① 色雷斯人为保加利亚土地上最早的居民，建立过萌芽状态的国家。公元一世纪被罗马人征服，民族逐渐被同化。考古发现的色雷斯坟墓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表明他们曾有过悠久的历史。

灵一般显现的另一个世界。他俯身于那张已存在半个世纪的古旧书桌旁，曲着腿，坐在舒适的软椅上。这书房里所有的东西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挪动过，除了书籍，没有增添过什么；除了手稿，也没拿走过什么。当然，他妻子在捷克文化中心买到的两个松软的椅垫除外；原先买的是个淡紫色的，后来又添了一个嫩绿色的。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书桌在他鼻子底下会不知不觉地升高了一些，那旧式的雷明顿牌打字机的键盘也似乎变得高了些。近两年他消瘦了不少。他不敢相信自已居然会缩矮了几厘米，就象那些领养老金的教师，坐在教室讲台后面，显得少了一段脊梁骨似的。他的脸色越来越象粗劣的印刷纸那样暗淡，眼珠子也逐渐褪色，失去了原有的神采。只有头发在抗拒着这一变化的到来，它虽有些发灰，但并没有变白。这位对老年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生物学院士居然竭力不让自己注意这些变化。他对这些变化不是毫无察觉，也并非不知道年岁不饶人，可他还是尽力从头脑中驱除这些思想。

当洒水车驶过大街时，他放下笔，开始倾听窗外的声音。静谧中，这突如其来的强烈而富于活力的喧嚣声，使他蓦然回想起那些美好、遥远而又令人忧伤的往事——同寂静的影子般缓缓流逝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往事。那时，他们全家住在一所有着铸铁栅栏的高大轩敞的住宅里。那所房屋极其坚固，盖着黄色的凹形瓦，装有马口铁的落水管。也许对往事的回忆就来自这些落水管。其中有一条管子长年累月在他窗户下面发出悦耳的乐音——一会儿如铙钹琅琅作响，一会儿又象催人入眠的低回的竖琴声。这奇异的落水管如同人的喉管，年年岁岁伴随着风雨声吟咏鸣唱。他还记得门口的

四级台阶上方经年长满绿苔的不透明的玻璃平台，平台下是通宵长明的电灯。每当下雨的时候，在灯光的照射下，雨水仿佛光着身子把双手伸向天空翩翩起舞。多少年来，这些片断的记忆不曾离开过他，也永远不会离开他。此刻，历历在目的往事使他怅惘，因为他又联想起母亲的死。

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容颜了。只记得她的死和当时门廊平台上大雨滂沱的情景。他记得自己悲伤的哭泣打动了在场的
所有亲戚，记得呈现在眼前的那么多黑伞，那么多硬挺挺的衣领、在棺材旁不停晃动的嗞嗞冒烟的香炉和被泉涌般的泪水弄模糊了的烛光。母亲是因为生第三个孩子难产死去的。生下来的那个令人厌恶的粉红色肉球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她骤然来到人世间，成了家中的不速之客。此后不久，他的哥哥在黑河战役^①中牺牲了。这可怕的噩耗震动了全家。他父亲由此变得沉默寡言，勉为其难地照料着他这个男孩。在这个世界上，父亲真正关注的似乎只有前来就医的病人，虽则他对待他们也是那样严厉与傲慢。男孩子对于挤满了候诊室、过道以至门口的病人，感到非常憎恶。他憎恶那些忧郁苍白的面孔、即将熄灭的目光和因绝望而蜷缩的肩膀。他孤独地、郁郁寡欢地在这些人群中长大。除了读书和倾听落水管的乐音之外，他成年累月找不到其他的乐趣。即使下雨的日子，他也不再向那门廊平台上张望了。

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的只有那闪射着光华的、绝无仅有的一瞥。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军配合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侵犯塞尔维亚的一场战役。

那是在一天傍晚，一辆漆成黑色的马车突然停在他家住宅前面。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辆，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头大马——通身火红，惟有鬃毛和四蹄是白色的。马车上走下来一位仿佛童话世界的人物——身上穿着带金边的、式样特别的上衣，头上戴一顶刺绣的三角帽，白色的袜子紧紧地绷在腿肚子上。头发也象他穿的袜子那样白，但面颊红润，双目如同少女的眼睛那样湛蓝。他矜持地缓步走上四级台阶，没有摘下白手套便按响了门铃。每逢这种时刻，总是病人队伍中排在最末尾的人去把门打开，但这一次却是男孩子疾步走上前去，诧异地注视着这位不寻常的客人。看来，孩子的举动给了这戴刺绣帽子的人以良好的印象。

“你父亲在吗？”他问道。

他说话带几分傲气，发音也不大清楚——不象是保加利亚人^①。

“他在，”孩子回答说，“正在给病人看病。”戴刺绣帽子的人从孩子头顶上望过去，那些灰蒙蒙地麇集在过道里的忧郁的人群好象使他感到非常厌恶。

“你把这个信封交给他……不过请快点儿……”

这是一个带金边的、一角印有皇冠图象的长方形白信封。孩子接过来立即朝诊室走去。到了门边，他停住脚步，迟疑了一下，才轻轻地敲了敲门。平时有病人在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到父亲这儿来过。戴刺绣帽的人的吩咐倒真好象是命令。他终于扭动那硕大的铜把手，向里屋走去。

① 当时的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科堡是德国人，这个代表皇室送请帖的宫廷侍卫也可能是德国籍，孩子已看出了这点。

然而，他却突然呆呆地停立在门槛上了。他惊愕地望着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奇妙景象：在诊室中央高高的圈椅上坐着一个少女，她的上身裸露到腰部，下面穿着一条长可及地的黑色折裥裙。她一头金发，蓝盈盈的眼睛诧异地看着他。对他来说，生活中从未出现过这样光彩夺目的艳丽人体。她雪白的肌肤如同美玉一样熠熠生辉。世界上似乎再也没有比她胸部柔润的卵形物更完美无疵的东西了。这时，他父亲从耳朵上摘下听诊器，恼怒地望着他。

“快进来！……把门关上。”

孩子走了进来，把信封交给父亲。他虽不敢再多看那少女，不过，在暮色低垂的房间里，他却感到她照人的丰采。他父亲从印着金字的信封中取出一张请帖，一面看，一面皱起了眉头。然后，他将请帖和信封慢慢地撕碎，扔到字纸篓里，脸上露出了轻快的表情。

“行了，你出去吧。”他温和地说。

当他离开的时候，看到诊室里原来还有人——一个胖胖的妇女，腰间紧紧地系着一根宽带子，面色憔悴而忧郁。他又偷偷看了那少女一眼，只见她已披上了衬衣，一双优雅纤细的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他晕头转向地从诊室走出来，回到自己房中，心神不宁地倒在床上，直到吃晚饭时才被人叫起。那时，他母亲还在世。她以一颗女人的敏感的心灵觉察到了他的变化，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平时她是很少这样做的。她是一个喜欢沉思默想的女人，有一双漂亮的、若有所思的眼睛。孩提时代的这些回忆如同一幅褪了色的铜版画，显得有点阴郁和暗淡无光。惟独那少女留下的印象却始终是这样鲜亮纯净，就好象维纳斯女神披垂着金发在他面前

再生了一样。

那美妙的一瞬从来没有在他心灵中消失。他珍惜它，吝啬地迫使自己不要随意在记忆中捕捉它，惟恐它会被过多的回想所消耗，以至不能永远清晰地保存下去。当他上中学和后来成为大学生时，见了女孩子他总象在盛装的女皇面前一样拘谨和羞怯。不过，男人总归是男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或者是热情善良的好人，或者是贪婪邪恶的坏人。至于他自己，无论同别人怎样迥然不同，毕竟还是男人。他由此懂得，每一个女人，不论她清贫朴素还是雍容华贵，衣饰中同样包裹着无与伦比的美。他不仅这样想，而且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当他若干年后第一次搂抱女人赤裸裸的躯体时，却立即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失望和幻灭之感。这同他原来想象的大不一样。的确，他颤抖的手指接触的是温热、滑腻和生气勃勃的躯体，然而却绝非那样无可挑剔的完美。他明显地感觉到了那些疙疙瘩瘩的疣子和细微的寒毛，而不是他想象中那样的珠圆玉润。这样，一个幻想便破灭在他自己的手中，并且终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在此以前，他一度以为找到了所寻求的东西，但那也只不过是延续数月之久的一种假象而已。

外面，洒水车重又驶过大街。这一次它却关闭了水门，只有一小股水流泄出。院士起身缓步走向窗口。他知道自己此刻难于入睡，必须想一些单纯而平常的事情来排遣自己。然而他的生活中几乎不曾发生过这一类事情。除了日常的操劳，妻子烹饪的乏味饮食，以及看似轻松而实则寂寞无聊的晚间休息外，多少年来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既没有值得称道的突出事件，也没有生死攸关的转折时期。如果说

有过某种良心考验的话，那一般只发生在他参加所里作出决策的学术委员会上。

最后一次的可怕感受是他父亲的死。他父亲是脑溢血死去的。人们发现时，他已跌倒在卧室里昏厥过去了，只有嘴唇象快要咽气的鱼那样时开时合。在医院里他两天两夜守护在父亲的病榻旁。但老人并没有苏醒过来，第三天终于去世。这是令人非常难熬的一个夜晚：美国飞机如浪潮般汹涌而来^①，一阵阵震天动地的轰隆声之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坍塌与毁灭，那小小的房间也无处不在颤抖。奇怪的是，在这一片混杂的巨响中居然还能听到飞机的轰鸣。他一动也不动地呆坐在椅子上，连死也没顾得上去考虑一下。当这一切终于结束时，不祥的寂静便开始降临，只有偶尔响起的定时炸弹的爆炸声才划破了它。房间里丝毫不透亮光，一片漆黑。他将遮窗的黑纸卷起来，室内顿时被火光照得通明，墙上仿佛在淌血一样。呛人的浓烟、刺鼻的火药味和烧焦的橡皮气味扑面而来。不远处一个仓库象火炬似的升腾起熊熊烈焰，火星组成的喷泉直射天穹。父亲此刻已是奄奄一息，但他毕竟是幸运的，因为已无须领略这最后的惊骇了。

直到拂晓时分，父亲才离开人世。他甚至没有觉察到父亲究竟是什么时候停止最后一息的。虽然这毁灭和死亡的恐怖之夜度过去了，但他仍然不能相信这确实发生了的事情。他漠然地坐在椅子上，觉得自己身上仿佛也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死去，连挪动一下位置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看着躺在狭

① 指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军飞机对处于法西斯阵营之内的保加利亚的轰炸。

窄的小床上落满石灰墙粉的遗体，就好象看着自己的躯体一样，这是多么奇怪的感受啊！

天色大亮之后，他动身回家。阴冷、灰暗的早晨仍然带着几分恐怖。整个城市呈现出《启示录》^①中所描绘的景象。照明电缆和电车的输电线紊乱不堪，遍地是残垣断壁，电车轨道陷进了地里。哪儿也看不到一个人影，房屋依然在燃烧，浓重的毒烟布满寒冷的街道。他在这幻景一般的城市里走着，仿佛不是置身于一个城市，而是处在一个令人精神错乱的噩梦之中。当他赶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发现古老的黄色住宅已被炸掉了半边，那带楼梯的外屋连同门廊上的平台——儿童时代夜雨欢快地婆娑起舞的地方——已经完全坍塌了。他自己的房间只剩下了安放床铺的一个角落，那镶着他母亲遗像的绿色方镜框，却还安然挂在黄色的墙上。

院士意识到不应再想这些事情，觉得还是快去睡觉为好。反正这些灾难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这世界上除了妻子以外，再也没有谁可以失去，而妻子比自己年轻得多，健康状况也格外良好。他关上了书房的灯，走过其他房间时，也随手把电灯一一关上。他早就觉得，深夜幽暗的灯光会增强自己的懊丧与孤独感。他走进卧室时，没有把电灯扭亮。为了不吵醒妻子，他向来是这么做的。他的卧床在对面靠窗的地方。他穿上睡衣，钻进冰凉的被子里，可仍然不觉得困倦，也没有丝毫睡意。他觉得头脑异常清醒，好象白天才刚刚开始。对于老年人讲，过去生活的印迹仿佛是某种永恒的东

① 《启示录》为《圣经·新约全书》最末一卷。其第二部分以“见异象”的形式详列世界末日的景象。

西。刚才在书房里出现的那些浮想就总是不停地纠缠着他。近十年来，他致力于抗体结构的研究。随着工作的进展，他不禁产生了一个怪诞的想法：那些抗体象无名战士的大军，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并随时准备作自我牺牲。可是说不定有一天会象卡里古拉^①的近卫军谋杀最高统帅那样加害于自己的主人^②。他想到这里，不由得通身发麻，战栗起来。

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就迫使自己去想一些别的事情。今天早晨他要妻子给他买一双夏天穿的皮鞋，式样不拘，但必须带有气眼，免得烧脚。娜塔利亚回答说，当院士的人不能随便什么式样的鞋子都穿。她去了市场，回来时象往常一样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气恼神态。她告诉他，商店里的夏季皮鞋只配给杂货店和酒店的服务员穿。“有那么贵吗？”他戏谑地说。可她并没有领会他的打趣，继续嘟哝着：象他这样每年都参加各种各样代表会议和医学会议的人，总不肯给自己买点需用的小东西。没有缀在袖口上的精致的扣子，没有一件能穿着参加宴会的象样的白衬衣，也没有……他知趣地沉默不语。本来，他是可以回答几句的。例如他可以说：每次出国都用全部外币买了一些护肤膏、擦头油之类——杰奎琳·肯尼迪^③爱买的化妆品。他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他没有作声。

他笑了一笑，向她的床上瞥了一眼。黑暗的房间好象明

① 卡里古拉为罗马皇帝盖乌斯·恺撒·奥古斯都·盖尔玛尼库斯（公元12—41）的绰号。他在位时暴虐无道，被其近卫军将领用短剑刺死。

② 乌鲁莫夫认为，病毒有极大的适应能力。人类利用抗体对付病毒，有可能使病毒更顽强，甚至造成病毒的突变，引起癌症，危害人类，正如卡里古拉的近卫军加害于自己的主人一样。参见本书第一部第六章。

③ 杰奎琳·肯尼迪，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

亮了一些，比刚才看得清楚多了。妻子象往常一样舒展双肩仰卧着，用纱巾紧紧地缠住脑袋。每当偏头痛时，她总是这样做的。她睡觉极其安静，甚至根本听不见她的呼吸。由于眼睛很快适应了周围的黑暗，他已经看清了她美丽的侧脸，那稍稍隆起的鼻梁和轮廓分明的嘴唇。她在睡眠中也象平时一样，显得强悍而颇具威仪，简直象一尊神像，毫无声息地木然躺在那里。她的整个姿态显露出一种潜在的生命力。有时候，她清晨苍白的面容使他感到惊异。她那失去颜色的、不明显的脉管中仿佛一滴血也没有，连轮廓分明的嘴唇也发了白，但只要她巧理云发，薄施脂粉，十几分钟之后模样儿就又恢复了正常。

他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忽然间一种无名的恐惧压上他的心头。他苦恼得全然失去了睡意，于是翻过身来，重又向她的床上投去了一瞥。只见她和平时一样安睡着，什么反常之处也没有。可他的恐惧还是有增无已。这种思绪十分荒唐，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要证明其荒诞是容易的，但却是多余的。他躺了几分钟，经过一番自我斗争，又爬了起来，轻轻走向她的床边。他觉得自己未免太可笑了。此刻，难道她不会睁开瓷釉般的眼睛，并以母狮那样浑厚的嗓音气恼地嘟哝些什么吗？世间所有的女人，当她们的清梦被人打扰的时候，大概都会变得那么凶狠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当然，这是指外人的打扰，而不是指她们的孩子，例如，半夜啼哭的婴儿、拂晓醉归的儿子，或是被撕破内衣、哭丧着脸回家的女儿等等。他屏住气息，用瘦削的指尖轻轻地碰了碰她的前额。刹那间，他的心变得冰凉：她竟然已经死了。他赶紧去摸她的脉搏。然而这是在干什么样的蠢事啊！也许几个钟头